

菜场是个大舞台

□方名列

民以食为天,菜场是家庭主妇们每天必须的打卡地。一进菜场,一股热腾腾的烟火气便扑面而来,摊贩的吆喝声、顾客的还价声此起彼伏,凸显了一幅原汁原味的市井生活图。

我是凡夫俗子,自然也要跑菜场。菜场里“自产自销区”有家蔬菜摊,摊主是位六十岁左右的农妇,主要卖些青菜、茄子等农产品,以及自己腌制的咸齏和榨菜等。记得十多年前,我经过她的摊位,被她热情叫住,说这些地作货都是她和老公自己种上来的,咸齏更是她亲手腌的,啧啧香,说着,并随手扯下一段递给我,我拿到鼻子底下一闻,确如她所言,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买了半株。时值夏日,回家煮了碗咸齏海蛭汤,咸齏色泽褐黄,质地脆嫩,咸中有香,汤味道真是鲜美,几调羹入口,顿觉通体凉爽,暑气渐消。就这样从此经常光顾这家摊点,主要是买咸齏,偶尔还带点腌冬瓜、咸蛋什么的。从最初的现金交易,到现在可用支付宝、微信付款,不想,这一买,还真买出了历史。

菜场的右边位置,有一间长方形的房子,上方挂着“家禽区”,那是卖杀白家禽的。房子的东边有正门,北边有小门,里面只三家摊位,自南至北依次排列,从摊位的优势来说,正门进去第一家为最佳,从小门进去第一家为次,夹在中间的摊位最差。我一般随意地从正门进去,就在第一家买。有一次,刚巧第一家有顾客,于是,我就走到中间的那家。摊主看样子是小夫妻俩,那小伙子见有顾客来,立马满脸笑容地迎上,热情介绍。我买了半只鸭子,他帮我理清切好,我随意问了下,生意如何?那小伙双手一摊,无奈地说,你也看见,摊位不好,生意难做。我知道,摊位是需要招标的,好的摊位价格自然就高。

后来,我见那小伙的摊位挪到了小门的第一家,又后来,挪到了正门第一家。位置好,确实不一样,我每次路过“家禽区”,总会有意无意地向里面张望,他的摊位前总有顾客在。有一次,我在他那里买了四分之一只呆头鸭,见他老婆不在,有两个陌生人在帮忙,就问,你老婆送货去了?那小伙摇摇头说,不是,这儿的活又脏又累,还有气味,他老婆受不了,到工厂打工去了,只好叫来他的姐姐、姐夫来帮忙。见我无语,他又说,是啊,叫一个年轻女人整天给鸡鸭鹅开膛破肚,干这种脏累活,是我做老公的没用。看他自责,我忙安慰他,说你这做老公的善解人意,待老婆肯定体贴的,你们俩只是分工不同,但赚钱的大目标一致。他听了,咧开嘴不好意思地笑了。

早春二月,雷笋上市。那天我在菜场逛来逛去,觉得没什么菜好买,想就买点雷笋吧。一问价,要30多元一斤,在我还没说买否的情况下,摊主已帮我选了两株雷笋并削去了根,一称,乖乖隆的咚,两株不大的雷笋竟要27元。说实在的有点“肉疼”,又没客人来,雷笋嘛也就这个味,我忙说我不买。那摊主是位四十来岁的外地女人,生气地拿眼斜斜地看着我。我自知有点理亏,后来为了弥补这个“缺憾”,我会常去那家摊点买些白菜、蘑菇、青瓜等蔬菜,这么一来二去的,有次,她可能认出了我,对我笑笑,于是“一笑泯恩仇”,从此友好相待。

菜场里的摊主们一年365天,除了春节放自己几天假,平日里起早摸黑,风里来雨里去,赚的也是辛苦钱,咱们作为消费者,也应该多份理解。菜场亦是个大舞台,你方唱罢我登台,每天上演着充满人间烟火的事儿……

吃番薯的季节

□陈榴芳

又到了吃番薯的季节,每次吃着热乎乎软糯糯的蒸番薯,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起一些事来。

从小,我是吃着番薯长大的。番薯收获的季节,天已经很冷了,尤其在我们山区。听着窗外呼啸的风,母亲常会说一句俗语“西北风辣辣响,番薯芋艿日日长”。意思是说,当西北风刮起来时,地下的番薯和芋艿还在一个劲地长大。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,番薯不但缓解了我们的饥饿感,也使长年没水果尝鲜的我们得到了一番满足。番薯还很小的时候,我们就开始偷挖了,用割猪草的沙尖,削去淡红色的皮,露出鲜嫩嫩的肉,削一点,咬几口,咀嚼一下,脆生生的,味道不亚于如今的雪梨果。野地里燃着许多焦泥灰,扒开一处,将番薯煨在火中,等猪草割满,番薯就熟透了。暮色四起,一手挎着篮子,一手攥着烤番薯吃着回家,那味道真是妙不可言。有时,番薯太大,煨得半生不熟的,外面软了,里面还是硬的,也吃得津津有味。

霜降过后,番薯陆续开挖了。生产队的番薯种在高处的山地里,在我们那个耕地不富裕的山村,它也是当作口粮来分配的,生产队将番薯挖出后,直接分给各家各户,自己负责挑下来。这项任务对我家来说颇为艰巨,因为父亲出门在外,常常是哥哥和姐姐挑,我和小姐姐抬。

番薯挑回家后,堆在小屋里,像一座小山,每天晚上要洗几箩筐刨丝晒番薯干。另外每次做饭,在饭镬里蒸上满满一大蒸屉。放学回来,饥肠辘辘的我们被寒风吹得直打着哆嗦,走进热气氤氲的灶间,菜还没炒好,母亲一人上上下下,又是烧火又是炒菜,往往在灶洞里塞几根柴,趁锅没热的当儿,在灶台上切菜。然后炒几下,再到灶洞添些柴。我们一进门,她会掀开锅盖,夹几块番薯让我们边吃边帮她烧火。热热的番薯温暖着冻僵的小手,也慰藉着饥饿的胃。一会儿,哥哥姐姐也收工回来了,每人都是从蒸架上戳几块番薯填填饥。番薯滚刀切成斜斜的,上面尖尖的,像一座小山,又像一片帆。吃过番薯,再吃饭,就觉得淡淡的,因为番薯是带着甜味的。

一到星期天,我们结伴去山地里捡番薯束,所谓“束”,就是遗漏在地里的番薯。番薯藤蔓延过的地方,诸如地沟里、坎边上,都会潜伏着一些小番薯,挖过的地里,也时常会有惊喜。捡束捡到的大多是一些小的驻藤番薯,偶尔也会挖到一些大的,便会引来小伙伴的羡慕,自己也会兴奋好一阵子。就这样在空地里挖着,奔跑着,雀跃着。夜幕降临,我们荷锄回家,锄头柄上挂着篮子,篮子里有大半篮大小不一的,或是挖破了的番薯,这可是意外的收获啊,有的细得比手指粗不了多少,人不能吃,喂猪也好呀。

那时我和刚上学的妹妹还热衷做一件事,就是记账:中午、晚上吃了几块番薯、几碗饭,用粉笔写在板壁上。大大的板壁上密密麻麻地写满了我们歪歪斜斜的字,这是看了姐姐记工分后的仿效,也算是把学校学的算术学以致用。

家附近有个小工厂,工厂里有口大蒸锅。中午,我们把整团的大番薯拿去蒸,到了晚上放学,套上手套去锅里拿出喷香的番薯,裹上毛巾,拿在手上边吃边给田里劳作的姐姐送去,这味道比街头的烤番薯要糯,而且水分。

有一件事我记忆很深。时值初冬,一个风雨交加的中午,一个修伞的背着家什袋在我家门外,问能否给他一口饭吃。母亲当时正在炒青菜,见那人冻得哆哆嗦嗦的样子,答应了。她掀开锅盖,先盛了一碗蒸番薯让其充个饥。那时候,我们的菜简单得很,无非是一碗蒸咸菜或萝卜干,一碗炒青菜,再就是在饭镬的蒸架上蒸一大碗酱油汤,然后将芋艿剥皮后放入其内。那人吃着番薯,就着酱油芋艿汤,像吃大餐一样,很享受的样子。这么多年过去了,修伞的长什么模样早已淡忘了,但他吃番薯时有滋有味的神态一直烙在我的记忆深处,以至于每次吃番薯时,就会想起这一幕。那些番薯慰藉了他的肠胃,也一定慰藉了他的身心。

吃番薯的季节,天已转寒,但番薯给人的感觉很温暖。